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九

起庚申昭公元年

盡丁卯昭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昭公

襄公子子野弟名裯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謚曰昭母齊歸襄公夫人左氏以為夫人之娣非也辯見十一年夫人歸氏薨下昭夫人始娶及薨皆不經見左氏以呉孟子為昭夫人亦非也辯見哀十一年孟子卒下

元年幀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郟敖之叔也國弱佐之子也齊惡大夫齊子之後以字爲氏者也公子招即司徒昭哀公之弟也罕虎即子皮公孫舍之之子以王父字子罕爲氏者也皆國卿虢杜元凱以爲鄭地蓋即東虢也詳見莊二十五年郭亡下○虢之會鄭爲地主也是時楚公子圍執政而晉與通好也同主

諸夏而交見其從皆衍會宋故事但各守舊約而不盟耳趙武所謂以信爲本者力不能敵而甘爲人下之辭也豈眞仁人之心哉自是楚益横而莫能制趙武不能辭其責矣黄震氏曰晉不得已而與楚共盟誠爲無策一時天下頼之以安則不可少尚論其世諒之可也然楚自此專中國流弊實始此

三月取鄆

鄆國名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嘗附庸于莒故魯乘莒亂而取之若以爲莒邑則當繫之伐莒矣左氏載莒訴魯取鄆之事以經文考之諸大夫會虢

原未爲盟烏得云尋盟未退而曾伐莒且會在正月而取在三月其事本不相及也莒方弒君又未嘗預會何敢突然遠往訴魯而楚反欲爲莒執魯卿邪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何足信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爲后子不稱公子者未爲卿也其稱弟者雖未有職位而以親故食大夫之祿也例見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奔者以罪見逼而不能安其位之名非善辭也例見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下○秦在文宣成襄之世與晉相讐

至襄十四年為晉所伐而始閉關不出庶幾知治內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鍼於罪而遂逐出奔使適讐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為能正其家者乎幸而晉平無為否則鮮不為宋殤公之公子馮矣鍼與楚公子比同時在晉比以後歸而遇昭公嗣立遂為所奉以弒其君然則畏鄰戒者安可棄親使適讐乎書秦伯之弟鍼所以罪景公之寡恩也○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

此而已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竊謂左氏此語皆浮夸也諸侯地方百里者出車千乘而其正卿始得百乘耳后子尚未爲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遂從哉且人臣見逐於君雖欲竊貲懼有追奪故士會奔秦荀伯以同僚故而爲之送帑及其器用財賄見其不易能也安有自雍及絳入反歸取酬幣者哉后子多其車乘棄國逃讐幾於叛矣雖有自文之辭何足以爲善也而乃謂之令圖天贊天其助惡德者歟

后子見殺始歸此理所有但司馬侯所以過料后子者或其爲利所没欲說其君必納耳然實怖好之言也而左氏遂真以后子爲晉觀其存此首云其母曰弗去懼選是謂后子能見幾而作矣如此則后子之去當在其兄即位之初及考景公代桓而立乃在成十五年距此已三十六年矣尚得爲見幾乎左氏之說大失春秋書奔之義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華卒子穿嗣是爲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氏以狄爲無終群狄而杜預氏謂大鹵爲太原晉陽縣皆非也蓋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任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尚有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以爲鹵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強悍而又有赤狄爲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于箕爲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故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即其地敗之大

鹵猶交剛之志也自此兵威一振而狄地漸多歸晉矣然不見於經者以非取降及滅也凡得地非用兵而自來附者恒不書餘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及文十二年敗狄于交剛下○左傳於此載崇卒毀車之說此未必自荀吳始凡戰大抵然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密州之長子密州見弒而去疾奔齊至是因齊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也必與國人相約衆心無疑然後許入而爲之逐展輿耳不然去疾烏能久安於其位乎入難詞也見其爲衆所拒議定而後得入

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密州之次子其以國氏例見桓十二年突歸于鄭下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實不以為君也左氏以為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豈其所遂能哉孔頴達氏曰莒展輿弑君而立未會諸侯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為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者正鄆田之界不使莒得侵也必用師者以備莒也公羊傳曰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

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得之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於郟謂之郟敖黃震氏曰經書卒而傳稱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爲正今按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弒君大惡也豈以僞計而得免乎公子圍若果弒君春秋豈有諱而書卒之理且殺其二子亦事之大者安得併沒其實後儒設信左氏不得不曲爲之解

不亦費詞說乎圍代麇立是爲靈王而改名虔不知何故說見十三年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下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比字子干共王之子靈王之弟也長爲康王次則靈王次即比又次則黑肱是爲子晳又次則棄疾是爲平王此左氏所序長少之次也傳載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然子晳之奔不書未可以爲皆實也楚麇未爲纘之前靈王方以公子奉使而比時爲右尹居守靈王若終事不還則比將自立必不推戴奉迎其兄此比之所以得罪而見逐也

然靈王既立則比已北面事之矣胡康侯謂比未嘗一日事虔爲君亦誤也

二年辭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厥之子也是爲宣子晉自趙武歿楚争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矣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耳〇王樵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爲政而是春即聘於魯蓋

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曰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字子晳公子騑之子公孫夏之弟也黑好在人上專肆憤心啓良霄之亂致游楚之爭誠足以害國事矣至謂其將作亂不過群族之構言耳罪狀未明可以無死者也是時子產當國苟以黑爲不肖去之可矣乃使吏數其罪而以國法殺之不亦過乎故不去其大夫夫黑貴戚之卿也子產不以親親保全

孰謂其爲政專尚寬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魯自晉楚之從交見之後親往朝楚其禮必厚而於晉未嘗親行昭公初立韓起以貴卿來聘國將責魯報聘之重也而僅使叔弓往焉則享贈之禮必不及於當國正卿而不副晉之所以責魯之意矣於是昭公親往謝之而不知晉人之意不在公之親行而在禮之未備也所以至河見拒而季孫宿繼往非爲抑君助臣是時叔孫豹雖爲正卿而或已老矣宿方當國則責實歸焉安得不親自往謝耶自後昭公如晉

拒後而正卿不往謝者率至於見辱其有責於禮明矣左氏謂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公還季孫宿遂致服者恐未必然也

三年壬戌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滕成公原卒子寧嗣是爲悼公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杜元凱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襄公之時雖累從晉會列于諸侯而猶朝魯不失事大之禮盖小邾本魯附庸故耳高閌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姬姓伯爵國舊幽州薊縣是其地也召康公奭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見襄
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下○胡康侯曰按左氏燕簡
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
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因不君
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
也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
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
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
陪貳以自危矣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

臣晉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深矣

四年癸

春王正月大雨雹

胡氏曰雹戾氣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雨雹災之甚也〇劉原父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晉雖藏川池之冰未為不藏冰如五帝之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為人務役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

歸之藏太欲以諂媚强臣抹摋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餘見

僖二十九年大雨雹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元凱曰徐在下邳僮縣東南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有徐城是也頓在陳州之南今項城縣界內胡在漢汝陰縣西北今潁州西北二里有胡城沈即漢汝南郡平輿縣故城在今汝寧府東汝水南淮夷在今淮之南北詩宣王率彼淮浦以省徐土則主淮北

言召虎浮江漢以伐淮夷則主淮南言皆一人所有之地也申即漢南陽郡宛縣申伯舊封國時已屬楚今南陽府南陽縣也○楚之所懼者吳也楚欲窺中國則恐吳擬其後故晉與吳合而楚不敢北圖矣自會宋以來晉楚同好而楚無晉覬於是遂自爲主而大合其所服之諸侯于申焉淮夷向無預會而亦至者以其爲東諸侯通吳之道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流亦要地也則斯會蓋爲拒吳計耳左氏以爲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恐不必然蓋盟宋會虢楚皆與晉同霸晉既共心讓楚矣何必再求諸侯而盡及近淮

小國邾夫齊魯曹衛諸國是時皆已通吳而其道由淮以往此楚之所急在淮也故特私與屬國爲謀以斷吳通中國之道而晉自此亦不得通使於南方矣若其爲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其屬國固宜有之矣

楚人執徐子

申之會淮夷預焉專爲斷吳通上國之道也淮夷必以通道之咎歸徐故楚人執之蓋徐服楚已久此則謂其不能閉道爲貳已耳觀史記載季扎事云札初使北過徐徐使還徐君已死解劍繫之冢樹而去可以

見吳通上國必由徐道矣至十六年齊侯伐徐舉蓋
在此徐君墓或以為在兖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
張秋鎮誤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此即會申之諸侯也徐子方見執鄭宋小邾稍遠於
楚楚不欲煩而先謝歸故獨與蔡侯陳許頓胡沈淮
夷伐吳中國之道既斷而吳無救此楚之所以肆行
無忌憚吳本中衰之日季札勸之以通上國方脩內
治固不足以當楚之强也
執齊慶封殺之

齊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魯奔吳吳雖與之朱方而使居之未仕其國故猶繫之齊楚伐吳而慶封在焉以其爲齊通吳之使也故殺之非爲討賊也慶封之罪楚未必知雖知之亦未必以爲討也然曰慶封則誠以其人爲有罪耳

遂滅賴

賴即漢汝南郡褒信侯國廢城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東北○賴本近楚之國必依違吳楚之間而不能自立者也故楚乘伐吳而滅之所以威與國也其暴橫甚矣

九月取鄫

凡取外邑必繫之伐國如伐莒取向是也向本小國未嘗書莒滅之蓋自服於莒如其屬邑耳取鄫不繫之伐國則鄫本自爲國也其非滅爲莒屬明矣鄫素屬莒莒爲取之始以爲己邑耳餘見成六年取鄟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豹歷事襄昭執政三十餘年初與仲孫蔑同朝未有失德及蔑以疾在告而國事委焉則遂見伐於莒於齊雖邾本事魯小國而亦來加兵非頼君臣朝夕晉庭幾於無以自立其後又使襄公見辱於楚昭

公見辱於晉尚能爲自立乎而豎牛之禍則平坐盡見矣左氏序其本末大抵以爲社稷之衛蓋爲之前者叔孫僑如爲之後者季孫宿皆小人也則豹庶幾爲賢耳若以比之仲孫蔑則不逮遠矣謂之能衛社稷難矣哉豹以日卒正終于位也左氏謂牛置虛命徹則過矣

五年甲午

春王正月舍中軍

中軍者三軍之中軍也初作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爲三而掌於執政之三卿中軍必當國正卿之所代

学未有常也雖分為三而賦皆歸公至是叔孫豹卒季孫宿代之當國而三軍之作本季氏之意也故宿遂專將中軍而上下二軍則叔仲二氏之所掌焉自是季氏世專常政而以將中軍爲常矣舍者棄而不有之辭蓋叔仲二氏猶賦於公而季氏則以當國之故盡專取之公不得有矣故獨舉中軍而言舍也左氏以為四分公室則軍分爲四矣春秋何以不別白其辭乎意其所以爲此說者亦計後日公家所入而言耳蓋季氏盡征中軍終春秋之世而叔仲二軍則歸公之賦亦漸減矣至定哀時以十二分爲率則季

氏盡去四分而叔孫去四分之三仲孫獨忠但去四分之一此以四計三家之入耳其實公室之所存者十二分之四而舊額固未嘗改也左氏誤傳季氏擇二二子各一之說而後舍中軍之義不通矣況初舍之時止是三分去一而叔孫舍仲孫貜皆未盡專公室所存尚有十二分之八安得遂謂之四分哉然則中軍之舍罪專在季氏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申楚卿蓋屈建之後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殺宜申下按左氏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然實非

其罪也以國法加之耳故不去其大夫

公如晉

左氏傳曰公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之如晉專事霸國之禮也晉方不競而魯猶朝之魯弱可知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本紀邑爲莒所取詳見隱四年莒人取牟婁下防茲莒二邑名杜元凱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按平昌城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姑幕城在今諸城縣西四十五里牟婁則在防

茲之間而南界於莒今皆隷青州牟婁防茲入於魯而地與諸城聯屬矣○牟氏夷名莒鄉也於法應書豈以重地故哉○及者有別之辭地而言及所以別彼此也蓋牟婁莒取於杞者也防茲莒本封地也而聖人正疆理之意見矣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於取讙及闡例何以通乎餘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下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曰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竊意是時莒以亂故鄉佐離心盟會與晉不通

恐未必能想魯傳特以公歷三時乃歸故附會其說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杜元凱曰蚡泉魯地○莒師至魯為追討牟夷也孫明復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

秦伯卒

秦景公卒子嗣是為哀公高閌氏曰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姒姓子爵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紹興府

古越州也二十餘世至允常蓋在此時越稱人微者
來會不爲主耳蔡陳許頓沈徐在吳北素服楚威而
越在吳南能爲吳患楚子合此已國以伐吳夾攻之
術也吳欲北與楚爭則恐越人之擬其後而吳自此
不易報楚矣是時季札仕吳能遂通上國而不能近
結越人亦未見其謀國之善也然吳自襄十四年至
是凡四受楚兵養銳既久而州來之戰長岸雞父之
兵漸奮起焉至於柏舉則一戰及郢亦然則以兵侮
人者豈非自侮之道邪李氏曰此爲楚通越制吳
之始○左傳以此爲報棘櫟麻之役非也吳方不競

未必能伐楚入其三邑何報之有

六年乙丑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文公益姑卒弟郁釐立是爲平公○襄二十九年杞降稱子來與魯盟矣旣而稱爵故曰杞伯也益姑之卒不書非諱也於不日見之魯人聞之弔葬如常禮不略是杞也自是杞以爵列于諸侯終春秋之世矣

葬杞文公

夏季孫宿如晉

宿如晉只是事晉之禮君歸則臣往此強臣所以自

結納也左氏以爲拜莒田亦緣莒人愬晉之說而附

會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華臣之族宋之右師也凡書奔者皆言有罪而見逐非美詞也如左傳所言寺人柳譖逐合比則合比爲無罪矣豈聖人書奔之意哉蓋右師者宋之首相也欲納華臣之族理或有之而華亥又爲之徵未可以爲非實也故以經文爲據則得失自明耳宋平公在位已四十年位臣未有不安其位者而獨於

華氏有罪去之不疑今三病矣非深知華元尋忿之
迹豈能勇於去惡如此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薳罷子蕩時爲令尹○楚虔立是三伐吳矣制吳
將以得志於中國也使無乾谿之禍其禍豈但已乎

冬叔弓如楚

晉自吳札來聘已貳楚通吳及昭二年韓起爲政又
專意事晉矣及楚會申之後連年伐吳楚勢方强而
事晉又不見答也於是使叔弓通好于楚而明年公

復覲朝懼勢惕威中無所主如此魯君臣何以自立哉高閌氏曰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欲使納簡公也以大國之君親行而不聽其令所以罪燕臣之不忠而亦見齊威之不振也

七年丙寅

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有輸有暨者及輸者以彼求我之詞暨者以此強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及暨義與宋公之弟及

暨仲佗石彄同齊彼諫我曰彼欲而求成於我曰輸我欲而往平於彼曰暨兩相欲曰及是時晏子相齊強於政治是魯求齊平也故曰暨襄公二十八年齊使慶封聘魯不欲釋怨故又無報使至是始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薳啓彊召公而如楚注克寬氏曰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逼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氏作婼豹之庶子也是為昭子豹卒距此二十

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年之喪者歟舍以賢稱蓋本於此○許翰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據此則古之所諱者只是不直稱君名耳○衛襄公惡卒子元嗣是爲靈公左氏傳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故孔成子立靈公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克寬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爲悼子今按悼子亡卒不見于經必未爲大夫也或曰卒在武子之前子意如卽以孫繼祖是爲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附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先公之子不論諸父兄弟凡爲卿者皆稱公子如公子益師公子彄皆隱桓諸父行也公子慶父公子季友皆莊公兄弟行也爲卿則稱公子者重卿族以別於大夫也其爲大夫預國政而未列於卿者與微者不同則稱名在諸父行則如翬於隱公時不稱公子是也兄弟亦然如衛州吁是也雖未有職位而以親故食大夫之祿者與預政同衛縶齊年鄭語衛鱄陳

黄秦鍼宋辰是也志於援而欲歸得國者則亦稱名
如衛晉鄭突孫剽小白晉亦邾捷蓄晉去疾齊陽生
是也下此則上列於微者而名姓不登於史策矣然
諸侯之子列於大夫不與七齒禮之常也其賢而不
仕不肯受祿者則稱字如蔡季許叔紀季叔肸是也
稱名者以臣禮許之也若季友始稱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而後書季子來歸則以其如陳葬原仲之時已
棄官去而來歸之日以賢召之亦待之以不臣也衛
縶稱兄齊年鄭語衛鱄陳黃秦鍼宋辰稱弟謂其貴
未受官而但因親得祿也如叔肸之賢而書弟亦非

有官之稱皆重親以別於已仕也以罪討而絕之於屬籍則不稱弟如鄭段齊糾是也陳公子招會號稱公子招矣及殺世子偃師後稱陳侯之弟招者招嘗與爲卿行事於諸侯矣而陳侯有疾因世子偃師當國而絀之使以弟食大夫之祿招以此故遂殺偃師後復有爲卿焉故殺偃師尚稱弟招而楚人之執則又書公子招也○招以絀卿之故而殺偃師則左氏謂公子留有寵屬諸司徒招之說恐未得嘗蓋偃師以世子當國則本陳侯所欲立也及殺偃師則不得不屬子留矣留者陳哀公之庶子也世子偃師是爲

悼太子偃之陳者恆辭不繫之陳則偃師若招之世
子矣汪克寬氏曰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
非招之世子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哀公本有廢疾因太子偃師見殺憂恚而速死則
誠有之未見其爲縊也陳哀公溺卒而國滅矣

叔弓如晉

昭公事楚者二年矣以其蠻夷很惡不足與親而又
懼晉之見責也故將改事而叔弓復如晉焉自此魯
既貳楚而楚亦不能有魯矣左氏謂其賀虒祁也諸

侯宫成禮無賀者特託此以覘晉耳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氏徵師名陳卿也陳人畏楚而不敢專故使干徵師訃喪且請立君也楚以陳爲亂國將欲滅之惡其言立君且徵師詞不屈故楚人殺之則殺非其罪也故干徵師得稱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稱公子未立爲君也陳棄中國久矣無可奔者是時鄭方從楚不得已而依之將託鄭以自解耳招之殺偃師也偃師之子吳必逃匿於外故陳侯之卒招

欲立胥蓋招是楚不敢自立也留奔而陳無君矣此楚之所以利於滅也

秋蒐于紅

紅在魯北境後漢志泰山郡奉高註云紅亭在縣西北蓋今泰安州地也然今高西北汶水北陸也是時汶陽田方屬於齊魯安得往蒐於此杜氏以爲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則宋之東鄙而去魯甚遠矣魯蒐又安得至此邪要之魯地有紅者爲是竟若其在汶南龜蒙則多山之地歟○左氏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雖大蒐亦不至此況經文止言蒐于紅乎蓋蒐索也索取

害物之獸也蒐非常狩惟獸害物則蒐故無常時亦無常地然主於除害而已意其爲禮亦畧非必君大夫親行之事也故前此蒐未有書者昭公之世權在三家專用其民以騁田獵故以國事舉蒐遂同常狩自後合衆而行盡物而取率用大蒐無復限節矣○凡蒐公皆預焉特擁虛器耳劉原父以爲公不與蒐故不言公非也觀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與於蒐可知矣其不言公者事以國舉亦猶大閱之類耳餘詳見定十四年大蒐比蒲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人者公子招之黨也公子過亦陳哀公之弟而與
招同與國政者也○國亂無政歸罪於公子過而衆
殺之歸罪於過者以立留之罪歸之蓋將以自解於
楚也公子招賣國之情於是乎見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
陳孔奐

孔奐陳卿亦公子招之黨也偃師之殺奐亦預焉故
併見殺此非爲立公子留之故也若爲立留則當與
公子過同殺矣蓋楚師既入陳而始討殺偃師之罪

其志本在滅國豈真爲討賊哉果爲討賊則當以招爲首惡矣招專權亂國自知有不赦之罪必有二心於楚故以殺偃師之罪歸孔奐而已反爲從得免於死其賣國賣友之情具可見矣放者黜置之而不使得復國也是時楚越方通故放之於越招奐爲他國所殺故皆不書大夫兩下相殺之詞也

葬陳哀公

葬陳哀公與滅同日見楚滅陳而即葬之且告魯使會葬也魯雖不及葬期而明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則本爲會葬而行矣此非楚人制魯之術乎曰哀公者葬而加之謚所以係陳民之心耳黎錞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特陳已滅矣國爲楚師所擄魯莫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耳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九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

起戊辰昭公九年

盡乙亥昭公十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戊辰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八年叔弓如晉已賀虒祁矣至是楚子滅陳告魯使會葬且言將親臨其地蓋欲致魯也叔弓不得已而往會之亦可以見魯之不立矣左氏以爲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同會經文所無不足信也

許遷于夷

夷即城父本陳之間地在淮北晉屬譙郡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成十六年許已遷葉至是楚以葉爲方城外蔽欲無有其地故遷于夷耳餘見十八年許遷白羽下

夏四月陳災

陳亡無告災者故不言日然而春秋特書于策者必有所據矣胡康侯謂叔弓使楚而歸語陳故恐未必然蓋叔弓會楚子于陳在春而陳災在夏已逾時矣安得以爲叔弓目擊耶假使叔弓不言其事則春秋

果必不書乎此非聖人經世之學也夫陳已亡矣其民則先王封國之遺而心實不忘國復者也國亡而天災尋及誰與憐恤哉有志於興滅國繼絶世者寧忍坐視乎故春秋因民心之不忘乎陳尚圖興復而書災以寓存陳之意穀梁子以為閔陳而存之得其旨矣不然則凡魯鄰國之見滅者豈盡無災而何以不一書乎

秋仲孫貜如齊

仲孫貜孺之子也是為孟僖子○杜元凱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高閌氏曰此蓋齊平之故也今按

暨齊平之後既使叔孫舍如齊涖盟矣齊大夫未有報焉而仲孫貜繼往可見魯弱而事齊爲恭也

冬築郎囿

張洽氏曰有以見意如逐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己巳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公子欒之孫嗜酒多怨同列惡之故出奔此晏嬰爲政而去不肖也左氏稱欒

高二氏與陳鮑相攻因敗而奔則是國無政而衆亂也非由國法所治矣不亦誤乎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是為平子代祖武子而立詳見七年季孫宿卒下○莒自密州弑後國勢日衰魯既取鄆及受牟夷之三邑又敗其師于蚡泉所以侮莒者至矣今又三卿並將而伐之乘强威弱使不敢爭耳夫豈義乎○胡康侯曰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預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猶顓固

存矣今按魯之三軍既掌於三家矣叔孫不預而叔弓代將者覺舍中軍在豹卒之後乃季氏所欲自專而舍則不欲專掌其軍也故獨居守不出此舍之所以為賢歟自舍外其後非三家不將兵矣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彪卒子夷嗣是為昭公○李廉氏曰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蘊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元凱曰無冬闕文○宋平公成卒庶子佐嗣是爲

元公

十有一年庚午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内大夫未有會宋公葬者叔弓以卿葬宋平公何其重哉是時宋元公即位豈季孫意如將聘其女而特重其禮歟詳見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氏傳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

般于申執而殺之○今按楚虔誘殺蔡般與十六年棄疾誘殺戎蠻子其惡一也然彼但稱楚子而此書名者衍文也與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而誤書燬者義同蓋楚虔暴虐之君也無故滅陳而蔡侯懷疑不往矣故虔遂用計而誘殺之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若蔡般書名則紀死之恒詞耳○胡康侯曰蔡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盟會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弒君之罪而無赦焉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興

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以棄疾圍蔡繼之楚虔誘殺蔡侯之下見楚欲滅蔡之謀本主於虔也棄疾特為虔盡力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而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於經者為公子時娶也左氏以襄夫人為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凡六十一年再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為襄公

嫡夫人明矣○此與襄二年葬齊姜當互看

大蒐于比蒲

黃震氏曰諸家皆以大蒐為譏禮非也謂譏昭公居毋喪而蒐亦非也矣巳不屬昭公矣趙鵬飛氏曰大蒐用獮之名三家數軍實以傾民心非為供家廟賓客充君庖也餘詳見七年蒐于紅及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汪克寬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旣而魯納庶其畀

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讎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寢祥以脩好也高閌氏曰始也盟蔑盟趡是魯君親與之盟今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君盟魯邾之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〇杜元凱曰寢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華亥合比之弟也北宮佗遺之子而括之孫也杜元

凱曰厥慭地闕○左氏傳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已可知也己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許翰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成公夫人謚齊姜矣今歸氏亦謚爲齊蓋以歸姓別於姜耳義與晉文公同說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圍蔡稱公子棄疾帥師而滅止稱師者一事再見則從略之恒詞也說見宣二年會晉師于棐林下以歸而用之則主乎用者楚子矣滅而書圍見其圍凡八月而始滅也有者蔡侯般之世子是為隱太子其不稱爵國亂未立為君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於死未立可知也胡康侯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

有國之稱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元凱曰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按唐縣屬直隷保定府〇北燕伯播越于外至是十年籍齊之力僅能納於別邑蓋為强臣所拒不能得國也此與鄭突入櫟義同北燕伯不名未屈于其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嘉卒子寧嗣是爲定公○高閌氏曰鄭介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産相之熏然慈仁民冢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閌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朝晉豈其所得已哉晉以事大之禮責諸侯

意不在禮而在賄也苟有賄焉雖貴卿不行可也何必君親往哉晉政在私家公室不能具賄而用事之臣自佚逃責强其君親往此意如之惡也公至河扼還是意如無君遺其君以辱也然則明年公不與盟意如之執其端蓋在此矣詳見二年如晉復下

五月葬鄭簡公

鄭簡公卒三月而即葬何其速也是時子産當國豈不知五月之期哉蓋楚方滅蔡而國有大喪懼生變也故急於襄事耳

楚殺其大夫成熊

黃震氏曰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鬬氏同出若敖已遥遥矣楚之濫刑乃如此今按吳楚殺大夫必亦有關於中國之故恐非爲若敖故也然靈王殺無罪之大夫則衆怒之本在此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公子憖字子仲莊襄公之弟已爲卿者也○憖似與南蒯謀傾季氏故以罪見逐而奔按左氏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此理所有也至謂慭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則與經文不合難以盡信矣蓋凡奔書出者皆自位而出也若以為及郊聞費叛而奔則當與公孫敖之奔莒公孫歸父之奔齊同例烏得以出書哉且費叛在前則繼慭奔而即當圍費矣何以遲逾一時之久邪竊意公子慭之奔本為誅季氏而南蒯與之同情則因慭奔而始自疑生亂費亂尚當在後矣左氏畧聞其事而雜以附會之言故有不可通耳〇又按劉原父曰

比則季氏之仇而曾忠臣矣竊意假於張公室以濟其私何足取乎

楚子伐徐

楚子伐徐但爲其道吳而不閉道也義與四年執徐子同○按左氏稱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則徐乃諸大夫所圍也然經書楚子伐徐則爲楚虔親伐而非使人圍明矣若果虔親次乾谿以爲援則何爲身居遠地踰越二時至明年四月猶未歸而卒及於弒邪

晉伐鮮虞

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故國是也中山今爲定州其東南爲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爲鼓子國下曲陽之西南爲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二百餘里後漢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廮陶縣即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理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中山鉅鹿之地皆狄區也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爲白狄別種失之矣白狄自爲一種在今延綏葭鄜之地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爲一種邪然鮮虞不

樂之狄恐亦本狄種而已別族狄之諸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樂燕皆有先王封國而群狄得以雜處其間皆先王所置使之並生而漸中國之化者也狄雖爲患今亦衰矣而鮮虞未見侵擾何以伐爲晉之爲此不過闢土服遠之計而自此狄地漸爲晉有矣晉以號舉者以詐用兵亦狄道也據實而書見其異於中國也或曰晉下蓋有闕文耳狄先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下白狄詳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陳傅良氏曰楚虔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而晉猶圍鮮

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

十有三年壬申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氏傳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淳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

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今按費叛詳見去年公子憖奔齊下左氏治區夫之言得春秋脩德來遠之意故併引之內圍邑例見成三年圍棘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見元年奔晉下比稱公子本楚卿也自晉者因晉力也歸者易辭內有應也歸不言復其位未絕也比去國十三年矣位猶未絕何也見楚虔以兄弟故而不收其田里不繫其族屬則猶存卿禮於義未絕耳歸于楚者歸至其國之辭也若未至其國則

當書楚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于乾谿不得以至國之辭言矣乾谿杜元凱以爲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說見九年許遷于夷下蓋楚滅陳以乾谿爲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於此以時駐師游觀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註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即其地也

○楚虔暴蔑小國虐殺大臣而又築章華之臺三年不成國人怨之群失職者皆有亂心觀從本蔡故臣志尤不靖而虔又常至章華荒於逸樂人莫以告也晉昭嗣世承父又衰欲合諸侯衆皆畏楚厥憖之會

計無所施故秉楚有隙而奉公子比以歸則群小開
門延納而即鼓衆以至乾谿道自蔡都而觀從在蔡
亦從亂焉棄疾特爲蔡公倉卒不能禁止孫辭自溷
使惡黨不疑則或有之但棄疾素有才智又握重兵
必非亂衆所能劫持而觀從以亡國遺孽勢亦孤立
豈能倡亂於蔡公之側哉故楚虔之弑公子比倡亂
而弑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則主此謀者專在晉
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左氏乃曰觀從召子干子晳
强與之盟入襲蔡奉蔡公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
使殺太子祿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

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告之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及訾梁而潰楚子縊于申亥氏如此則弒虔由亂衆而所恃以爲主者棄疾也比特爲人所脅耳於法應書楚人弒君以著衆亂之實豈得專歸大惡於比哉且比之歸本因晉力而國中應之傳載叔向之言曰去晉而不送則與經文書自晉之意不合矣又曰歸楚而不逆則與經文書歸之意不合矣太子祿既爲棄疾所殺則大事也亦應與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同例爲得沒而不書邪故凡左氏之說類多輕聽傳聞君子於此亦信其可信者而

已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稱公子卿而未君也比弒虔而即見殺其未君可知但曰公子比而不成之爲君則有罪之辭也棄疾雖不能止奸禦亂然實未嘗預弒虔也隨能以賊討比雖云假義亦可以免矣比之死棄疾之所手刃左氏以比爲自殺則非正名討賊與魯慶父齊崔杼之自縊何異而乃得書於經乎至謂子皙皆自殺則於經無可據而亦非義所繫矣故上文正比弒君之罪而於此特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與棄疾之能討賊

也棄疾若果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於法自應書棄疾弒其君虔烏得歷晦其辭而曲為之說乎此皆惑於公羊以稱人為討賊之辭而遂謂不稱人者為罪耳殊不知稱人止因衆亂之故而見殺者單稱名氏則討罪之義存焉詳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下

○棄疾代虔而立是為平王左氏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此與公子圍即位而改名虔者事同不知其為何故豈以舊名人所常稱而既為君則不欲復用邪熊居既立而即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復封陳蔡循好邊疆志在息兵不輕用武終君之世諸夏貼然雖嘗

殺戎蠻戕長華未免爭强然繼性無常而易亂亂則北
方利害之所關與其無故而遠求則東境安危之所
繫猶爲靖國計亦促豫㢡中華是歲小國者異矣雖
其用意本欲自私亦楚君之賢者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平丘杜元凱以爲在陳留長垣縣南按今開封府陳
留縣西北九十里有平丘城○晉平公將盟楚並主
夏盟自宋號二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熊虔棄虐遂

無忌憚晉之失諸侯蓋巳久矣豈爲城虎祁之故哉昭公嗣位欲復霸圖而人畏楚强不敢大合厥愁之會救蔡不能晉亦無如之何矣不得巳而奉公子比以歸假手殺虔以除中國之患而昭公始得大合諸侯後同推晉以爲盟主焉劉子亦謂者假王臣以爲重蓋仍成襄時君子單子會盟諸侯故事也據左傳則會以取鄭故而將討曾盟以投壺故而特服齊則恐未必然耳蓋曾之伐莒於經本無取鄭之書齊之代興於傳徒有投壺之戲安可據以爲平丘會盟之實哉若夫諸侯既散而欲示以威此則勢之所必至

也但不能脩德以一人心而徒恃甲車之盛何以使
人心服邪陳傅良氏曰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鄢陵之
後參盟役作晉非盟主矣餘見後條公不與盟執意
如下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去年昭公如晉而晉人責魯伐於莒故公至河乃復魯
以南蒯子仲之變正卿未嘗親謝此晉人怒魯之本
也知莒自會虢以來亦未與晉通好至是晉合諸侯
而以威莒脅邾莒無以諉罪乃乘晉怒魯而曰我之
不供魯故之以晉於是乎拒公使不與盟且執季孫

意如以歸此見晉之以威脅諸侯也以貨財之故而威之所加先及於魯雖人望有弗恤焉何以使諸侯有関志哉戴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霸取先治魯晉之主盟止於此亦理勢然也○直書公不與盟義見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下稱人以執例見僖四年執陳轅濤塗下

公至自會

吳澂氏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爲平公吳者世子偃師之子是爲惠公廬與吳稱歸而不言自楚者見國人本欲其歸不待因楚力而楚未嘗奉也不稱復者以其世子之子本非有國而失位者也凡失位已絶而復其本位曰復新立之君義在與滅不可以言復位也蔡陳已滅而廬吳但以侯歸則與滅可知矣此蓋棄疾繼楚虔之惡而假我也自此楚不爲患於中國則棄疾所爲不亦遠過於虔矣乎左氏盛稱其循其息民之美要亦不爲虛也公羊子以爲滅國言歸若不與諸侯專封也失之矣故趙伯循曰此本是列國今復其

所耳何名專封耶○云蔡侯廬歸于蔡則歸其故封之國也鄭漁仲以爲遷於新蔡經無其文蓋妄說耳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淳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請季孫也晉人之意本在貨財所欲未遂則拒公歸既得賂則意如釋矣

吳滅州來

高閌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吳人以州來封季子後又以遷蔡焉王葆氏曰楚亂

吳出其不意而滅之今按吳末君其常受楚侮蓄當

威養銳乘間而後動耳

十有四年 癸酉

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之至何以不氏劉原父曰一事再見卒名耳〇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三月曹伯滕卒

曹武公滕卒子須嗣是爲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著丘公去疾卒弟庚輿嗣是爲共公而去疾之子郊公不得立○春秋中於莒卒惟此一書見莒自處東夷本與諸侯不相親暱况魯君臣平丘見辱又爲莒故宜若無交而昭公背義以取獨釋怨往一弔焉矯情之舉也或者假禮以陰行亂莒之術乎許翰氏以爲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則穿鑿矣莒之世次國小失傳耳豈眞無謚哉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稱國以殺假國法以殺之也公子上脫大夫二字否

則不必用其學矣詳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

寇下○按左氏稱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逆庚輿于齊則與莊二十四年曹之羈赤事同何以不書郊公之奔庚輿之歸邪且庚輿得立乃在去疾始卒之時衆所同欲方皆出各卒不自外入也郊公嘗未得立特以人微自避未嘗有奔故不書奔耳意恢之殺距去疾卒已踰一時則以庚輿既立必謂意恢嘗欲主立郊公慮其尚有異志而除之耳使其亦嘗以此用間歟故特疑而殺之觀稱國以殺則非庚輿未定位時事也而左氏序郊公奔及逆庚輿於殺意恢

之後以春秋書鄭出亦歸之例推之不相合矣然庚輿始立而即殺意愜其虐可知而二十三年來奔之端不在此歟

十有五年甲戌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卒子僚嗣詳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呂本中氏曰籥舞文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何休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舞文樂之下孔穎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

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舞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祭禮凡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闕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胡康侯曰有事於宗廟遇大夫之變祭而以聞不可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

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孫覺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此與宣八年猶繹萬入去籥當互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氏吳名蔡卿公孫歸生之子歸生父字子朝而吳以王父字爲氏朝吳國滅世子殺而不能死反面事讐至於蔡之復封則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先儒以朝吳爲蔡之忠臣誤矣○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

平王方救患詰姦亦同惡焉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矣左氏序此多失其實如曰徵吳吾不及此則平王本不預弒方假義以爲名豈得有此言哉

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義與十二年晉伐鮮虞同○左氏載荀吳圍鼓取之以鼓子鳶鞮歸考經文所無晉於鮮虞伐之又伐蓋荀吳本以殄滅爲功者也而十七年陸渾之滅亦皆

廣地之計何嘗有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邪左氏好爲迂談而不察其實德甚矣

冬公如晉

凡公如晉而不見卻者蓋先通致賂之意矣吳澂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十有六年乙亥

春齊侯伐徐

徐遠齊之國也而齊侯親將伐之何名哉蓋齊欲通

吳而道為所閉耳觀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則齊固與吳通者也申之會楚合淮夷執徐子所以斷吳之道也淮夷既不可伐則伐徐而已矣雖勤兵遠略非為國之道而姻邦使絶勢亦有所不得已耳不然則晏子相齊方以君媿豈宂無諫止哉餘見四年執徐子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蠻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鳩舒鮑也杜元凱曰河南新城縣有蠻城即今南陽府汝州西南蠻中聚也西渝伊闕

則爲陸渾之戎矣故鄭漁仲曰蠻氏在汝州西南近伊闕觀其接壤如此豈戎蠻亦與陸渾同種而分歟子爵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也戎蠻旣稱子則酋長已封久居中國安於王化而服從晉霸者也特以地在中華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蠻子而殺之左氏謂楚以蠻子無質豈非爲其從晉乎誘而後殺不易屈也以强大之楚而不能屈一小弱之蠻匹夫不可奪志信矣哉黄震氏曰楚子號賢而誘殺戎蠻此其爲夷狄也○凡人死稱名例之常也蠻子左氏以爲名嘉今不書史失之耳至哀四年晉人執

戎蠻子赤稱名則本其承尊之實與死則名之者例不同矣

夏公至自晉

冬往而夏始歸者禮備而後得返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夷卒子去疾嗣是爲頃公○中國所賴乎霸者凡爲楚也齊桓始霸首誅攘楚綏定諸侯大聲楚罪及屈完來服退盟召陵叛而討之服而舍之是以正勝也然中國地形先爲所熟彼固知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一派鄭師雖衆無所用之矣故桓公未發而

先犯順既歿而益肆强中國無霸流毒遂深晉文崛起欲脩桓公之烈而召陵故智楚所知也則盡用譎詐之謀敗之城濮楚既遁歸而晉之威令遂行諸侯矣襄公代立首抑三强故即挫秦敗狄以伐從楚之許猶藉文之餘威特以規模不遠楚患尋肆焉靈成相繼政在權臣霸威不立及景公大敗于邲而懼楚益甚矣三君雖嘗一二會盟以尋諸侯舊約然德不足以繫人心楚何憚乎厲公毅然振起挫狄伐秦敗楚鄢陵以抑三强猶襄志也而致楚大敗視襄有光焉然志於强戰歛怨必多其能勝者幸耳悼公復起

欲繼文公之烈而城濮故智楚所知也則用善陣之法因其爭鄭而大合諸侯焉之蕭魚楚兵遂屈而鄭亦怙從矣平公嗣世權家盤據國事多非故悼殁三年而楚復爭鄭中國勢弱莫能與抗因起弭兵之說使晉楚之從交見于宋自是並主夏盟而南北分爲兩霸雖不得已而爲之然楚人得專中國而申之會遂敢假禮齊桓勢所必至也當時以其無可奈何則皆諉曰晉楚唯天所相而已吁可歎哉昭公嗣之討無所出乃因公子比之在國奉之以弒楚虔而楚無粹以少息然行險僥倖危道也而况助臣爲逆何以

令人重以諸大夫貪賄成風人心盡散則示威平丘以懾服之亦徒勞耳頃公之時楚畏吳强北方少靖宜不難於復霸矣而定公大合十八國之諸侯王臣與焉又以賄敗淺侵而還晉霸亦奚望其能復也哉統而論之齊桓近於王者之事當在晉文之上別爲一等自晉霸而論之襄雖一奮卒無成功靈成景公大墮霸業皆無足錄其能攘楚者則有三君文節制者也得上策焉悼寬紓者也得中策焉厲剛急者也得下策焉自平以下無策矣雖然晉之所以不競其始也權由臣出其究也政以賄成蓋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平公資性優柔無用人分霸昭雖欲振爲術亦難矣而況德不足以服諸侯乎國事日非則無怪乎頃定之日替也然昭公亦若懲平之衰而有志者故備論其失霸之由於此以見其原在於不能脩德也有德則庶官正羣志同而四夷服矣何外患之足慮哉又胡康侯論晉不復能主盟見定十三年趙鞅入晉陽以叛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吳澂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　終